



老烟斗
OLD PIPE

典藏艺术理论系列丛书
FINE COLLECTION ART THEORY SERIES



THE ART OF GANGUIN

高更的艺术



孔凡平 孙丽荣 译著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更的艺术 / 孔凡平, 孙丽荣编译.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14-5070-2

I. ①高… II. ①孔… ②孙… III. ①高更,
P.(1848~1903)—人物研究 IV. ①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6225号

出版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 110001
印刷者: 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美术出版社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5
出版时间: 2012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申虹霓
装帧设计: 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技术编辑: 鲁 浪 徐 杰 霍 磊
责任校对: 黄 鲲 徐丽娟
ISBN 978-7-5314-5070-2

定 价: 65.00元

邮购部电话: 024-83833008

E-mail: lnmscbs@163.com

<http://www.lnpgc.com.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24-23835227



1893—1894年高更在他的画前

序

“一声人类痛苦的呐喊难道是无足轻重的吗？”一个把艺术视为生命的人，怀着梦想，孤独无依地飘零到南海太平洋的岛屿上，去寻找那理想中的伊甸园。他在那里过着被世人所遗忘，疾病折磨所困扰的悲惨生活，在饥寒交迫的穷途末路中慢慢地走向了死亡，他在极度的绝望中痛苦地疾呼呐喊：“我犯了什么罪，竟至受这样的苦难！”“苍天啊，我请求快结束这一切吧。”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保罗·高更。

他确信自己了解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他把绘画看得高于一切。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为实现生命的价值而奋争着，直至生命的最终时日，他仍执著不息地完成着肩负的使命。面对着寂静优美的大自然，他似乎感悟到了一种来自上苍的启示，深知自己是一位非同寻常的艺术家，19世纪的艺术发展史需要他去继往开来和变革更新。时代和艺术的发展将这一庄严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他的肩上。对此他坚信不移。他深知艺术作品在拍卖大厅里的价格其实是无足轻重的，那只是一种暂时的虚荣。金钱和艺术终究不可同日而语。艾森特·凡·高曾经自我评论说：“他被自己燃烧的激情给熔化了，生命毁灭在自己的才能之中，他内心极端孤独，十分渴望寻觅到知音。”

高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世人往往喜欢把他的名气与命运紧密相联系。似乎包含着一种天才必然成功的宿命思想。回顾历史，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个被称做高更的人所度过的、富有传奇浪漫色彩的一生似乎都很好解释，并非无常。难道他的生活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的吗？他的名字必然要与艺术密不可分吗？其实，在他所创作出来的任何一件杰作中，

都包含着一种长期以来在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难与煎熬。今天，一个带有“高更”签名的艺术作品会给博物馆带来无比的殊荣，会给百科全书增辉添彩，会给投机商带来大笔财富，它也将满足那些生活富有的业余艺术收藏者们的虚荣心，然而，更重要的是能激起欣赏者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

高更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是怎样生活的呢？他的命途多舛，一生道路坎坷不平，饱受贫困的折磨，社会亲朋的冷落，经济拮据的困扰，那时在人们的眼中，他的地位是何等的卑微，甚至连他的生命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始终在与痛苦、贫穷、羞辱的命运搏斗中生活着。那时名不见经传的高更所创作出的作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将会被世人所赏识和承认。未来甚至连任何一线走运成功的预兆都不肯显示给他。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苦难多于希望的人。最终他还是在生活的冷酷残忍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曾经有人这样指出过：“对于一个无神论的艺术家，一个多次重复创作一些激动人心作品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不给予高度的评价。高更把躯体和生命看得无足轻重，他所关心的只有艺术创作，并为此作出了全部的奉献。一个艺术家的心灵深处是永远无法探求到的，因为其中充满了无穷的奥秘。”

是受哪一种力量的驱使，高更才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忘我的创作状态中呢？是与生俱来的巨大欲望吗？他抛弃家庭，牺牲爱情，失去儿女，辞掉职业，在人世和自身之间筑起了一道墙壁，那就是对待凡不属于他艺术的东西一概漠然置之。他生活中唯一的内容就是在艺术的探索中跃跃欲试着。他渴望创作的愿望始终是强烈的，用艺术来表现生活和自然的愿望一直到死从未熄灭过。

他生前曾经说道：“我的创作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我的艺术中心在我的头脑之中，而不在其他地方。”文森特·凡·高生前曾经给他兄弟泰奥写信：“是谁来支配逻辑和我？”而后来他们双双宣称“我感到失败了。”（凡·高）“我一无是处，或者说是失败。”（高更）由此可见，艺术家在探索的道路上始终在与失败和困惑作斗争，同时内心总是伴随着一种充满矛盾的状态。

同样是在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两位艺术家时，想到那些与他们有过同样主张，同样也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失败的人，总是感到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方面。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们的作品，但却不忘抨击与讽刺他们的性格和失败的生活。谴责他们的“人生逻辑”，称之为“疯子”文森特·凡·高！忘恩负义的高更！他们的天才虽然已经得以世人的肯定，然而他们的生活哲学和个性、禀赋却难以得到理解。虽然人们视他们为特殊人物，然而这种特殊方面却远不能为其做人的榜样。可是，这一切对高更来说又何足轻重！他明白自己所作出的价值，明白他使命的重大意义，他视艺术为唯一的上帝，为此，他的心中没有遗憾。他们的作品最终堂而皇之地被请进了博物馆，人们在那里和各种展览中一遍遍地欣赏和赞叹着，两位大师的在天之灵，该如何感想这种迟到了的光荣呢？

高更曾经向妻子直言不讳地说过：“我知道，我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人们是否可曾想到今天使他们沉湎陶醉在其中的作品，是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饱经苦难，备受可怕的孤独的煎熬，几乎可说是在艰难蹉跎、四面楚歌的环境下所完成的。尽管他命中

多难，但是却始终本着自己的意愿而不曾放弃探索。在他一生中最使自己感到痛心的是正像他所说的“这与其说是贫穷，还不如说是对我艺术的不断干扰，我无法实现我的艺术感受，无法像我一旦摆脱现在束缚我手脚的贫困之后所能做的那样放手去做。”除了达尼埃尔·德·蒙弗莱德之外，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对自己才华所充满的坚定信心，和他的骄傲以及他那外表的怀疑主义和所谓的自私无情。他摆脱干扰他艺术的平常生活后，专心致志，在孤寂的环境中，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我没有预先想发明创造什么，只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了，走到自己从未感觉到的如此之远。”他是否会猜想到他所创造出的艺术风格日后会影响到一场艺术发展史上的深刻变革。南海岛屿的生活拯救了他的艺术，但是也缩短了他的生命，为此，他历经磨难，心力衰竭，55岁就失去了生命。

当年，他甘愿从一个富有的资产者变成一个脱离社会的艺术探索者，就是一个世人难以理解的抉择。35岁正是他风华正茂、春风得意，在金融业大展宏图的时期，突然放弃前途，要成为画家和思想者，他的选择是否在冒险？是否考虑到了日后会被社会和亲朋所冷落歧视？

灾难和厄运迅速地降临了，物质生活从富有的天堂跌入到了贫穷的荒漠中，现在他明白了“在饥饿面前一切都消失殆尽”。在生活中，由于思想的极端，他一意孤行地抛弃了良好的环境在生活中进行冒险，在艺术上他同样也是在冒险。因为当时他还不具备一个成熟画家的实力，缺少必要的经验和方法。他感悟到了，在未来数十年的岁月中，一切都不会是安排好的，要完全靠

自己的奋斗去争取。

“思想，就是斗争，就是饱经痛苦。”他曾经向那些认为绘画不是思想感情产物的人大声说道。为此，他用自己毕生的实践和思索在艺术创作上实现了非同凡响的创造，使一种绘画风格从视觉的角度上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概括与清新。

高更的性格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孤傲与自信，他的怀疑与否定，他那强烈愤世嫉俗的行为是如此地易受责难，如此地易受危害。在他身上经常表现出的一种令人讨厌的狂妄自大有时只是一种自卫的方式，一种微不足道的抵御四面攻击的招架之举。文森特·凡·高评论高更“是一个从社会底层来观察生活的人”。

生活中的高更一直没有经济来源，欧洲的生活与文明带给他的只有凄凉与痛苦，失望与窒息。他本来期望在大洋洲那天堂般的海岛上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创作生活，在他的幻想中那里的一切都是美与善的化身，一切都是光明纯洁的，而事实上他在那里又重新陷入了一种悲惨凄凉的境地，高更在南海传奇式的生活，其实质是一位具有强烈事业心的艺术家在饱尝了精神与肉体双重的孤独与不幸之后，远离欧洲的一种自我放逐。他第一次来到塔希提，在海岛土著人简朴的生活和热带自然的景色中，不仅发现了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同时，也以原始氏族的艺术形式风格作为自己的创作基础。他信心十足地创造了一批我们所熟知的作品。由于巴黎画商的食言，他无法得到基本的生活费用，后来像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一样返回了巴黎。当他再次重返塔希提岛时，已经年近五旬，疾病和失望一直困扰在他的周围。在巴黎，德加和马拉美非常欣赏他，在某些专业画家的眼中他也变得非同

寻常起来。他自以为有人理解他，商人的许诺又一次使他轻信，他不曾想到唯利是图的画商卑鄙地策划了对艺术家进行盘剥的买卖，使他的生活再次陷入到穷困潦倒之中，恶劣的生存环境，严重的疾病加速了他生命的结束。在欧洲。他的作品经画商之手变成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创造这批精神财富的艺术家生命却在贫困和不幸中慢慢地结束着。

在一个新的世纪刚刚开始，当他的内心是那么强烈地渴望着在艺术上更加有所建树的时候，死神将他在饥饿和绝望中挣扎的生命带走了，世界上没有几位艺术家能够像高更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在艺术中所幻想的那种精神境界之中。他生活在世界上的两种文明之间，在艺术创作中，他对孕育自己成长起来的欧洲文明充满鄙视，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原始、淳朴的精神文明，他把一个个他认为是人类原型的种族形象搬上画布，借以尽情表达他所崇拜的美和原始的人性。

这些表现南海异国情调作品结构都具备了一种惊人的科学性，其中素描所追求的是造型的表现力，交替出现的一系列纯度饱和的冷暖色彩赋予了再现物体一种震慑人心的感染力，并带有一种哲学倾向的含义。这些以概括简朴、粗犷有力的风格，根据直觉与综合构成的象征作品，体现了一种艺术与生活新的统一关系，给时代的绘画艺术重新注入了一种不朽的、无与伦比的品格，使高更成为创造现代艺术的前驱者之一。

目 录

序	
第一章 高更生平	001
第二章 环 境	092
第三章 高更与象征主义	128
第四章 重新创造了绘画的人	150
第五章 剽窃者还是创造者	187
第六章 高更与现代艺术	221
第七章 关于高更的问题	246
第八章 高更，新时代的开创者	260
高更生平与创作编年表	296
著作目录	302
附 图	305
后 记	395

第一章

高更生平

1848年的欧洲，正是社会充满着大动荡的年代。由于连年的农业灾荒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工人和贫苦农民陷于赤贫的境地。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酿成了空前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时的法国，政治局面波谲云诡，人民对封建王朝进行着反复斗争，资产阶级各派争权夺势与城乡劳苦大众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在啼饥号寒中挣扎度日的巴黎工人决心改变困扰他们的悲惨生活，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暴君路易·菲利浦“七月王朝”的君主统治，成立了第二共和国。然而，这次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却被资产阶级所窃取。工人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丝毫没有摆脱受奴役的地位。

6月，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由于孤立无援和缺少经验而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进一步加强。12月，冒险家路易·波拿巴利用各政治派别势力之间的矛盾，采用欺骗的手段发动政变，当上共和国总统。随后，他组织亲信，强化政权，解散议会，屠杀镇压民主力量，以一种特别丑恶的形式恢复了君主制。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在军阀、银行家、大资产阶级的拥护下，自封为法兰西皇帝，成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这就是当时法国的历史背景。

1848年6月7日，保罗·高更出生在巴黎，圣母-德-洛莱特大街52号(今日的56号)。他的父亲克劳维斯·高更是奥尔良酒商的儿子。虽然他生长在一个传统而又保守的中产家庭，后来却成为一位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他在大学攻读完新闻专业后，便在激进的《国家日报》当记者，思想强烈地倾向共和政体，他的家族在历史上平庸无闻，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事迹。

然而，在高更母亲阿丽娜·玛丽的家族方面则迥然不同。她的祖先是西班牙东北阿拉贡王国波吉亚家族(15世纪至16世纪在意大利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家族)。这一家族大约是16世纪皮扎尔时代就已迁居秘鲁。历史上秘鲁有几届总督都是这个家族的后代，这是一个具有数个爵位荣耀的名门贵族。这个家族一直是该国家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在利玛和阿雷基帕拥有大量的产业。鉴于这一直系亲属关系，一直使高更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原籍和出身。他相信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印加人的血液。“根据传说，印加人是直接从太阳下来的，我终将回到那里去。”高更曾经给他的朋友苏菲奈克写信中这样说道。

高更外祖母家姓莫斯塔索。外祖母的父亲莫斯塔索是驻扎在秘鲁的西班牙军团的一名上校，年轻时因浪漫地与一位法国姑娘结婚，而遭到了家庭的谴责

和背弃。1803年，在西班牙生下了高更的外婆弗洛拉·特里斯坦。

弗洛拉·特里斯坦热情漂亮，性格狂放不羁，脾气像燃烧的火焰般热情激烈，没有什么能够约束她的行为，或者使她屈服。1807年父亲逝世后，母亲只好带领她返回法国的娘家。在法国成长期间，她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后来，她在石印艺术家和雕刻家安德烈·萨扎尔的作坊里当一名着彩工人。没过多久，这位从奥尔良来的石印艺术家就爱上了弗洛拉·特里斯坦。二人缔结良缘。从此，命运开始了转变。特里斯坦这位在富家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女子，开始涉入了痛楚的



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

苦海。

成长环境和家庭教养的差异，使她难以和丈夫萨扎尔在生活中和谐。特里斯坦任性好强，桀骜不驯。安德烈·萨扎尔又有强烈的霸占欲。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经常摩擦不断，甚至拳脚相加。弗洛拉的心灵受到伤害。不久以后，即1825年，为重新寻找自由，她毅然离开丈夫和家庭出走他乡。尽管当时她还有孕在身，而且还领着第一个孩子。在出走数年的时间里，她过着没有温饱、居无定所的流浪和冒险的生活。她只能靠给人家做艰辛劳苦的工作，用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她和两个孩子的温饱生活。他们母子3人曾流落到过大不列颠、西班牙、印度等国家。那是一条痛苦的不堪回首的至今也难以查明的流浪路线。最后她又流落到利玛，当她曾想继承他父亲的遗产的计划落空后，便向父亲的家人讨要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以此来支付母女的生活费用。

婚姻的失败与求职谋生的艰难，在弗洛拉的思想中萌发了一种要改变当时社会制度的愿望。后来回到法国后，她响应了圣西门^[1]要改造社会的号召，成为一个19世纪典型的激进论者，一个精力旺盛的思想家，对自己的信仰和选择始终坚持不懈，并勇于冒险地去进行实践。她不辞辛苦地长期从事革命的宣传，四处传播她的新思想和新政策。主要是消灭阶级，提倡男女平等，以高贵纯洁的爱来增进生活的快乐。向往组织一个以女权为主的社会，一个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

她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工人运动，为欧洲民主革命而奔波不休。弗洛拉像所有政治运动的领导者一样，四处演讲，足迹踏遍了法兰西大地。她还借用著书立说、在报刊上撰写文章来鼓动宣传，来引起大众的注意与共鸣，她曾写过一些文笔生动活泼、情感色彩浓重的回忆文章和书籍。其中一本书题为《一个被排斥和被蔑视的女人的长途跋涉》。

依照弗洛拉的个性，应当永远归属于那种激进派。她决不接受中庸的改良之道。贫困的市民拥戴她，上流社会憎恨她，但对她超人的胆识与毅力、充沛

[1]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的精力和雄辩的口才无不赞叹。任何挫折、侮辱、讥讽与唾弃，甚至是武力的干涉都没有使她改变信仰和意志消沉。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气质，在当时社会上颇有名气的人物，她的丈夫安德烈·萨扎尔在她出走之后，仍然不断地要求她回心转意，希望在他们之间能够破镜重圆。然而，弗洛拉对此置之不理。萨扎尔也不甘示弱，强行将女儿带走。弗洛拉通过法律判决赢得了对女儿的监护权。1838年，恼羞成怒的萨扎尔干脆持枪找到乔治桑那里向弗洛拉开枪射击。弗洛拉中弹负伤，萨扎尔锒铛入狱，被法庭判以服苦役20年的重刑。此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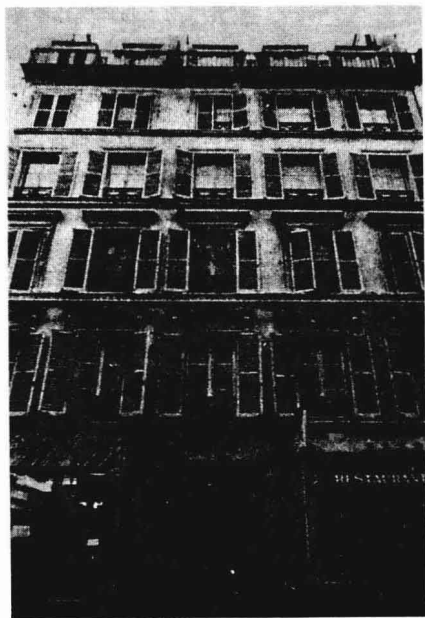
康复以后，弗洛拉并没有半点气馁，反而比以往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展现在她面前的事业中去。她不仅发表了一些言辞尖刻、抨击时政的文章，而同时又被社会主义思想所诱惑着，并继续为信念而奔波劳碌。她计划完成一次旅行全法国的宣传活动，并竭尽全力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实施。但事不如意，在过度的疲劳之后，枪伤又旧病复发，疼痛渐渐地侵扰着她，身体状况日趋下降，终于在1884年于波尔多逝世。她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一段法国社会发展史，特别是创立了工人联盟。工人们非常感激她，为她在波尔多的墓地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当弗洛拉去世时，她的女儿阿丽娜·玛丽已成长为一名美丽妩媚的大姑娘了，她以自己的西班牙贵族血统引为自豪。她不但在形象上有西班牙人的特征，还继承了西班牙人的气质与骄傲。她外表灵活欢乐，性格开朗，实际上她是一位温柔依赖型的女性。在陪同母亲进行最后一次巡回讲演时，玛丽在波尔多认识了克劳维斯·高更。克劳维斯·高更世代居住在奥尔良，家族大部分是以园艺和酿酒为生。他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职于《国家日报》，不久与玛丽结婚，定居在巴黎。1846年生下长女玛丽，1848年7月生下保罗·高更。

1848年前后的巴黎是欧洲政治斗争的焦点，形势的变化风云莫测，市内经常有巷战发生，玛丽在惊恐中带着两个孩子度日，在高更童年的记忆中糅合着对暴力革命的难忘印象。



高更根据一张照片所画的他母亲的肖像（1894年）



巴黎，圣母-德-洛莱特大街56号，高更诞生于此



保罗·高更

《国家日报》在政治斗争的高潮中战战兢兢地维持着。克劳维斯没有机会在报端发表具有自己独立见解的文章。由于在选举时他所参加的共和派站在卡芬雅克一边，所以，当1851年野心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后，共和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克劳维斯惊恐不安，决定逃往国外去建立一家报社，继续宣传自由、博爱的思想。他们自然首先考虑到秘鲁，去那里投靠妻子玛丽的家族。不幸的是，海上的航行是那样的不顺，在全家乘船前往秘鲁的途中，1851年10月30日在麦哲伦海峡的法来民港，高更的父亲因心脏病猝发而突然去世。可怜的玛丽从此无疑地陷入在绝望中求生存的境地。她只好携带着两个孩子继续他们的航行。

抵达秘鲁以后，他们受到了特里斯



利玛大教堂

坦·莫斯塔索家族的热烈欢迎。阿丽娜·玛丽带着孩子住在母亲的老家。接纳他们的曾舅公唐·标·莫斯塔索当时已有一百多岁的高龄了，他因经商生财，是利玛知名的首富。玛丽一家置身在一个金钱与权势构建的天堂之中。这一家族显赫的背景使玛

丽一家的生活变得无忧无虑了。

在高更的一生里，这一段生活就像在理想的天堂之中。他后来曾经写过对这座城市极为美好的印象。“我记忆非凡，过目不忘，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利玛度过的那几年幸福欢乐的生活。曾舅公家院中的景物令我心驰神往。家中收藏的古玩、名画、银器和一些装饰品让我爱不释手。我们住房具有一种别致的造型，还有那些豪华宫邸的建筑，神圣教堂顶端那个木头雕刻成的装饰图案，陪同他们一同嬉戏的黑女孩和拖着一条辫子的中国童仆。按照习俗，黑女孩每天拿来教堂里的那块小地毯，然后，人们跪在上面来祈祷。那个中国男孩特别会熨烫衣服，他对高更的服侍胜过他的许多表兄。有一次，母亲以为我迷路走失了，泪流满面地四处寻找我，是他在一个食品店里发现了我，我当时正坐在两个废污桶中漫不经心地吸吮着一根甘蔗。

“那时，在利玛这个有趣的城市，因为天空很少下雨，所以每幢房子的屋顶就是一个平台。城市里的一般人家都喜欢在上面喂养一条狗，用锁链拴住它，每天主人或者房客都要喂一些极其简单的食品给狗吃。至今我还记得，在一个夜晚，我和姐姐还有那个黑女孩在一间屋子里睡觉，房间的门朝着院里开着，我们睡到半夜，突然被一种异样的声音惊醒，然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对面